

■青春岁月



我的“大江大河”

□徐怀远 文/图

热播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有个故事线索就是电线厂：小雷家雷东宝开办电线厂发家致富，小杨巡卖电线业务赚大钱。我对电线电缆熟悉，因为我曾经在电缆厂当过工人上过倒班。

电视剧讲述雷东宝依靠市电线厂抵债设备创办小雷家电线厂，叶工给一批高中生上课讲电线设备操作。那年代，电线厂相对砖厂、养猪场来说是高科技。2006年，我通过严格的笔试、面试，进入一家大型电缆厂——车间招工需要高中以上文化水平，许多大专生在车间上班。那家电缆厂新建几个车间，我们50多个青年人被招进来，进行为期3个月的电线电缆知识培训。每人发一本书，上课学习仿佛回到学校时代。那个讲电缆知识的老师是一个退休高工，讲拉丝、框绞、挤塑、成缆、护套等电线电缆工序技术要领。我们从零开始学习电缆型号、挤塑颜色、电缆质量要求等。

高工带我们学员到车间参观，那是我第一次走进电缆车间，到处一派机器轰鸣、热火朝天的景象。看到有小腿粗的电缆、黄灿灿的铜杆、轰隆隆高速转动的框绞机，更有在上空滑动的行车，我一脸惊讶充满兴奋。电线是家庭常见的那种绝缘小线，连接各种电器开关；电缆由一根或多根相互绝缘的导体外包绝缘和保护层制成，将电力或信息从一处传输到另一处的导线。

培训结束，我被分到低压电缆车间1600成缆机跟着师傅学习，当实习工。开动成缆机看着

旋转而轰鸣的机器，我有些紧张，感觉程序好复杂。车间三倒班，做活既要力气也要技巧，推着1.6米线缆盘转弯，一端垫着光滑锡纸袋子，轻松转向。

我在车间干了4年，见证了车间工人吃苦耐劳的生产场景，有时累得回到宿舍倒头就睡。体会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，那时车间机台做过供北京地铁用的阻燃电缆，每个环节检测很严，质量标准非常高。

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有一段杨巡卖电线挖客户抢生意拼酒的场景，讲述跑业务的不容易。实际上我也曾经有一个电缆营销梦，想赚大钱。在车间做两年工人后，懂了些电线电缆知识，我回老家卖电缆的想法日益强烈。

公司招聘营销经理，我去报名。公司领导问：你有客户资源吗？你家庭状况如何，有流动资金吗？一听我讲来自农村家庭、刚结婚，领导委婉地说：“你先到公司内部上班，等家庭安稳了再说。”我很苦恼，后来才理解领导是关照我，卖电缆不是靠一腔热情就能成功。因为开拓市场需要先垫资，比如到外地开拓客户吃饭住宿交通都要钱，而且电缆多是赊销后付款——一盘电缆几十万，一笔订单上几百万。

后来阴差阳错，我从电缆车间到医药产业办公室进入医药行业，从销售内勤到医药商务，一路走来才知道销售真不容易。车间倒班磨炼出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。回忆在电缆厂流过的汗、吃过的苦，我更坚定了自己脚踏实地前行的步伐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
63523314
本版邮箱：
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我们需要的诗意生活

——参加读书会有感

□顺义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会 刘思远

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”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，诗意的生活伴随着我们牙牙学语的成长时光；诗性仿佛成为了国人的天赋，融入我们的血液；诗文成为我们初入学堂的考题，雕刻着似懂非懂的记忆；现如今，随着年龄增长、阅历增加，我们渐渐体悟到诗词的意思。

然而，在快意或沮丧间都会吟诵两旬经典，可是仅仅浅尝辄止如何将这文化瑰宝完整地传承下去？为此，区食药监局举办了以“寻美中华诗词，感悟爱国情怀”为主题的读书会活动。

读书会上，我们围着圆桌而坐，导师娓娓道来，从《诗经》中的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读出保卫家国的将士们艰辛的军旅生活和心里思归的情愫；再到盛唐风华

时李白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行云流水的平仄、对仗中洒脱的豪气；忧国忧民，心怀社稷的杜甫也发出“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”儿女情长的叹息；梦想执剑闯天涯的辛弃疾，几经挫折后提起笔写下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”留下千古的遗憾。

交流环节，大家纷纷拿出自己最欣赏的诗句共同交流。有人感叹后主李煜的亡命之诗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”有人慷慨激昂地诵读着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”的铿锵秦国战歌。

不仅体会到诗词的美，同时感受作者的家国情怀，聆听诗词背后的故事和那段历史。

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洪流中，人心变得重利而浮躁，诗意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在我们愤怒、悲

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
职工读书沙龙

职工荐书随笔

伤、得意忘形时燃上的一炷“醒神香”。生活需要诗意，愿我们都能将生活过成属于自己的诗。

不忘亿古思今，我们作为食药监管工作者，也是保卫辖区百姓饮食用药安全的战士，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我们要坚定信念、敢于担当、积极作为，肩负起身上的这份重任！

■图片故事

小村年事

□翟立华



走在街上，冷不丁听见一声鞭炮炸响，忙四下里找寻。是谁？是谁在燃放爆竹？原来是身后一个小孩手里硕大的气球炸坏了。这声爆响却勾起了我对儿时过年的怀念，浓郁生香的“年下”，像一杯陈年的酒，打开泥封，香气就四溢开来。

我的小村庄安宁平和，春天有风徐徐东来、夏天有水潺潺而过、秋天有云卷舒从容、冬天有雪安静空灵。主要是小村子有“年”，那时的过年是我心底最温暖最浪漫的记忆。

对年最初的记忆大概来自四周岁吧。那时候的冬天真冷啊！母亲把我捂进厚厚的棉衣里就把我放出去了。我跟在大点儿的孩子后面蹒跚追逐着。大街上的电线杆挂了一串葫芦一样的灯泡，傍晚，小葫芦“唰”一下子全亮了，这光亮无限向远方延伸着，小村子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，可比月光亮多了。

过年前几天，大人会很 大气地给孩子几个钢镚儿，我们就一窝蜂地涌向代销点开始抢购。“闺女要花，小子要炮”，我却偏偏对鞭炮情有独钟，代销点的爷爷不卖给我，还告了我一状，母亲就给我指定头花和卡子让我选择。我第一次反抗了，紧紧扒着“代销点”的门，任母亲怎么哄就是不肯回家。最后我得到一束“滴滴筋儿”，那种长长的、五颜六色的、点着后“呲呲响”的烟火。我兴奋地一路飞奔回家了，母亲在身后边喊边笑。

过了腊月二十，我们家就正式地准备过年了，母亲连夜坐在缝纫机前为我们赶

制新衣服。我不止一次偷偷地伸手去抚摸衣服上绣的那只“萌萌哒”大白兔，像触摸到了年一样满足。母亲除夕夜会彻夜地烧香拜佛，年前得用金银纸折叠成各式的“元宝”备用。母亲低着头怀着万分虔诚的心情折叠，于我，这却是一种节奏感，我美美地享受这新年来临时的喜悦。

“二十三糖瓜粘，二十四扫房子”，腊月二十五以后，母亲就遵照历年的家规把那卷厚厚的“祖宗轴”请起来，摆上供品。几案上的供品令人垂涎欲滴，但是走近的时候心里却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，便不敢伸手去偷拿那些供品。

我的记忆当中，小时候的腊月二十九晚上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，辗转反侧地等着天亮，那种对过年的渴望，至今再没有对其他的事如此执着过。三十下午，大人要请神贴对联，我跑前跑后地帮倒忙，冻得双颊通红不住地搓手跺脚。夕阳里大红的灯笼在风中摇曳、红彤彤的门神虽然眼神看起来

挺凶，但是形象却是“萌萌哒”。那一刻的小村子，恍如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，定格进小女孩的记忆里，她久久地站在寒风中仰头对着岁月百般感慨。

随着大年夜越来越深沉，我忽然有了紧张和哀愁的感觉，过了今夜，盼了这么久的年是要过去了吗？我坚持不睡觉，孤独地坐在火炉前感受着时间一点点逝去的滋味。直到窗外露出了鱼肚白，烧完五更香的母亲煞有其事地把手藏在背后进来了，我顿时抛却了哀伤，心里美得仿佛听见了花开的声音。压岁钱并不多，却足以让我高兴一年，那会儿，早把那点失落扔到了“爪哇国”。

如今，人们都在感慨没有了年味儿。那天看老舍的《过年》也是说身处都市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。在我印象当中老舍那个时代不是应该年味儿很浓的吗？再一想是没有年味儿了，是心境的原因吧，繁琐的生活把年挤兑得没有了位置、把人挤兑得没有了心情。不信你看孩子们，还是十分盼望过年呢！